

中国科学院博士讲述被骗至缅甸经历 曾因“泄密”被关私人监狱 “绝大部分人一年都未必赚到钱”

9月12日，“被骗缅甸的中国科学院博士”张实(化名)在微博发文称，已于9月5日返回国内，因配合调查和个人生病，一直未能公布回国消息。

记者联系到张实，他表示，目前他已赶到西安，陪伴女友照顾她生病的父亲。张实成功离开缅甸诈骗园区获得解救后，先从缅甸入境泰国，因签证过期被遣返回国，9月5日，他落地上海浦东机场接受警方问询，确认无问题后离开。

张实向记者讲述，2022年，他因经济困难求职，落入园区招聘人员的陷阱，被骗到位于缅甸东南部的妙瓦底地区某诈骗园区。园区戒备森严，他无法逃跑，时时被监控。张实曾因“泄密”而被关进私人监狱，后又被换到另一家诈骗公司。张实表示，园区都是像他一样的年轻人，他在园区没有靠业绩挣到过钱，“绝大部分人一年都未必赚到钱。”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，能够警醒其他人。



1 看似正规流程但都是陷阱

记者：你是如何被骗到缅甸去的？

张实：我原本在江西的庐山植物园工作，2022年，我的父母和女朋友生病，导致我的经济面临很大困难，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作机会。

我在国内的求职很不顺利，投递了十多份简历都没有收到回复，不得不寻找国外的工作机会。

最初，我是在网上通过一个中介，得知新加坡一家公司招聘客服人员。那个中介看起来非常正规，帮人介绍工作有很多年了，因此我比较信任他。

招聘的流程看起来也很正规。那边要求我提供简历、三甲医院的体检报告，甚至还要调查有无犯罪记录。然后他们说帮忙办理签证，让我出国。

当时由于疫情的影响，新加坡的入境流程比较繁琐，而我又没有打疫苗，所以签证迟迟未能办理下来，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。

直到这时，招聘的人跟我说，他们公司在泰国有一个分公司，建议我先去泰国工作一段时间，等新加坡入境政策宽松了再转过去。

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设下的一个陷阱。

抵达泰国以后，他们一路都安排了人接送，提供的住宿条件也很好。此外他们还主动发了公司官网以及视频给我，进一步打消了我的疑虑。

2022年8月15日左右，我抵达泰国涓索，住在了酒店，当时同住的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。

那时其实我是有一些疑虑的，但疑虑的是当地的治安问题，没有朝诈骗园区这方面想。

我打电话询问招聘我的人，他再三向我保证涓索当地的安全，有问题随时可以走，并且承诺到公司后可以先预支一笔钱。

那时我身上已经没什么钱，要回去连路费都没有，因此我决定还是去公司看一看，如果情况属实再留下。

但是想不到，后来被带到了与泰国涓索距离不远的缅甸的诈骗园区，进入园区就没有办法脱身了。

进入园区后我的手机和证件就被收走，他们的理由是公司保密需要，后续会给我发新手机，所以那时我就已经没有办法联系外界。

我进去以后，就已经有所怀疑是进到诈骗公司了。

但真正确认是诈骗公司，是在差不多一周以后。因为他们为刚进入园区的人单独安排住宿，不能跟其他人聊天。后续和其他同事住在一起后，聊天才知道他们确实就是做诈骗的。

2 曾因“泄密”被关私人监狱

记者：知道进入诈骗园区后，你是什么想法？

张实：首先是想逃出去。所以我最初花了一些时间去观察园区围墙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漏洞。但后来发现守卫森严，不得不放弃逃跑的计划。

记者：你在园区里做什么“工作”？

张实：缅北诈骗主要是面向中国群体，而缅甸妙瓦底的诈骗主要面向海外群体，做的是欧美盘，所以要根据欧美的作息时间来上班。要从前一天的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下午，每天至少会有1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，加班就没有上限了。

记者：在妙瓦底的园区里，身边的人都是什么样的？

张实：大部分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，不到二十或大于三十岁的比较少。绝大多数进园区的人其实都是被骗的，几乎每个人都想逃出去。但大家很难一条心，都会担心别人泄密，所以想一起逃出去很难。

记者：你是如何跟家里人联系的？

张实：他们允许隔一段时间给家人打电话，但是打电话的过程中有人全程看守，并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。他们要求我跟家人说自己在外面是做正常工作，一切平安之类的话。

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家人都不知道具体情况。后面我发现用电脑可以安装手机模拟器，在上面可以发邮件给国内，通过这一方式可以摆脱监控，这样才向外界传出求救信息。

记者：在园区有没有被暴力对待的情况？

张实：平时没有完成业绩，主要是以体罚为主，直接打人的情况还比较少。

今年4月份，因为和女朋友聊到园区的事情，被他们认为是泄密，那时挨了打，并且被关了很长时间。被关的地方叫“兵站”，是园区开设的类似于私人监狱的地方，专门用来惩罚被他们认为坏了规矩的人。

从6月初开始，因为“泄密”这个事情，他们已经不想留我了，让我向家人要“赔付”，其实就是大家理解的“赎金”。因为我家人一直没有凑齐赎金，8月初，他们就把我换到了同一集团的另一个公司。

记者：在园区你有没有赚到钱？

张实：第一个月是有工资的，折合人民币有六千多，这个是每一个新进入园区的人都会有的。8月换岗到其他公司，也是有这样一份“工资”。

后续是看业绩给提成，如果没有业绩那就拿不到任何钱。我没有靠业绩赚到过钱。这样的情况其实是非常普遍的，绝大部分人一年都未必赚到钱。

我所在的公司有两三百人，每月只能骗到十几单、二十几单，每笔至少5000美元，多的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。他们给员工提成的比例，最低3%，最高12%。

一个公司每月的业绩通常都是少数几个大单。绝大部分人是骗不到钱的。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诈骗套路，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，公司的业绩一直在下滑。

3 离开前被迫录“自愿声明”

记者：你什么时候离开的园区，得知能离开时是什么心情？

张实：8月24日中午离开的园区，当时想的就是终于能重获自由，开启正常的生活了。

因为现在对于诈骗园区的报道越来越多了，所以园区要的“赔偿”降低了很多。离开之前，他们要求我尽量不透露园区内的事情，并且要我照着他们写好的稿子，写一个声明，并且录像。大致内容是逼迫我承认自愿进入园区，撇清他们的责任。从园区出来的人都要被迫录像。

记者：你离开园区后去了哪里？

张实：是园区安排车把我送出去的。园区的车把我送到泰缅边境，入境泰国后，换了车把我送到泰国的酒店。

在酒店的时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联系了我，并通知了泰国的警察，然后泰国警察将我接到警局进行调查。主要是签证过期的问题。

4 仍见到有人被骗进园区

记者：你是什么时候回到国内的，回国这几天都做了哪些事情？

张实：9月5日6点，我抵达浦东机场，在那里接受了警方的问话，在确认无问题后，中午我离开了浦东机场。

回国后，我首先去见了我的老师、同学以及我的女朋友。

目前还没有回老家见亲人，因为老家关注我的人很多，我回去可能会有很多人拜访，担心给我的家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，就没有回去。但通过电话给他们报了平安。

记者：你是如何回到国内的？

张实：因为我的护照被诈骗集团收走，离开园区时才拿到护照。我的泰国签证已经过期，这违反了泰国的移民法，所以我是通过遣返流程返回国的，经历了十多天的时间。

记者：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？

张实：现在有一些老师也在帮助我找新工作，我个人是希望做学术期刊杂志的编辑，或者是做一些科普宣传的工作。

记者：经历这一遭后，你有没有想说的话？

张实：我身边有不少人劝我不要接受媒体采访，但我认为，把事情说出来对社会是有好处的。网上的一些不友好的评论我也注意到了，不过绝大多数人对我是理解的。

希望我的经历能够警醒其他人，我在出来的路上，发现仍然有很多人正在被骗进园区，希望他们不要步我的后尘。（新京报）